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管城碩記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方大川

校對官中書臣王　瑺

謄録監生臣徐步青

管城碩記卷二十九　翰林院檢討徐文靖撰

通雅

通雅曰按原治編曰古器銘云十有三月十有四月十有九月或云正月乙子或云丁子呂與叔考古圖謂嗣王踰年未改元故以月數乙子即甲子丁子即丙子古質民淳取其同類

按古乙酉戊命彝銘曰十九月唯王祀世昌兄癸卣

銘曰十九月唯王九祀世昌圓寳鼎銘曰唯十有三月用吉金南宫中鼎銘曰唯十有三月庚寅公緎鼎銘曰唯十有四月既死魄董廹曰彼自其君即位後以月為數理或然也然國君踰年改元不應十九月不改元矣意以前王既沒作為祭器雖改元之後猶以月數不忘先人之孝也至以乙子即甲子丁子即丙子其説尤屬支離按史記律書曰危十月也律中應鍾其於十二子為亥須女十一月也律中黄鍾其

於十二子為子明庶風居東方二月也其於十二子為夘其於十母為甲乙是古者十干皆謂之母十二支皆謂之子周敔敦文曰乙子即乙丑乙夘之類兄癸彝文曰丁子即丁丑丁夘之類伯碩父鼎曰己子即己丑己夘之類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年月日子蓋倣古律書意之遺十二時皆可謂之子也考古圖以為世質民淳取其同類謬矣

通雅曰沈佺期夜泊越州詩颼颾縈海若霹靂亘天吳

颸颸音暗俞盖指颶風也颶音具在遇韻言東南北之風皆具也

按南越志曰颶風者具四方之風也顧況詩颶風晴泊起陰火暝潛燒韓愈詩颶風最可畏訇哮簸陵丘皮日休詩颶母影邊持戒宿波神宫裏受齋歸文天祥五噫歌颶風起兮海水飛噫櫂歌中流兮任所之噫字皆从具楊用修云當从貝佛經風虹如貝抑又好奇之過矣

通雅曰傳曰翼九宗五正逆晉侯於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杜曰晉别邑紂時鄂侯或此地乎輿地記曰今鄂州武昌楚之東鄂也漢為江夏鄂縣孫權改武昌按世本唐叔虞居鄂宋衷曰鄂地今在大夏史記正義曰鄂與絳州夏縣相近故曰大夏括地志故鄂城在慈州昌寧縣東二里即今平陽府吉州寧鄉縣也隱六年左傳逆晉侯于隨納諸鄂蓋此鄂也以為鄂州武昌之東鄂非矣

通雅曰楚伐吴克鳩兹至于衡山今之横山也鳩兹在蕪湖非衡山明矣烏程縣山即楚克鳩兹之衡山也今曰横山

按襄三年左傳注鳩兹吴邑在丹陽蕪湖縣東衡山在吴興烏程縣南杜注誤也山謙之丹陽記云丹陽縣東十八里有衡山綿亘數十里去鳩兹不遠當是子重所至也丹陽舊縣今為鎮在當塗東南六十里距鳩兹百數十里與烏程相去絶遠自應非烏程之

衡山也衡即横古今字也詩衡從史記從衡皆即横也

通雅曰漢志豫章彭蠡縣注云禹貢彭蠡澤在其西餘則言水入湖漢者八入大江者一而湖漢一水則又自雩都東至彭澤入江山海經言入江彭澤西者本謂逕彭蠡縣西而入江耳漢志不知湖漢之即為彭蠡又不知入江者亦瀦於彭蠡又不知湖漢之為湖則皆承禹貢之衍疑而弗深考也

按太康地記曰劉歆以為湖漢九水入彭蠡則彭蠡之非即湖漢可知矣水經注曰山海經贑水出聶都山東北流注于江入彭澤西班固稱南埜縣彭水所發東入湖漢水者也地志豫章水出贑縣西南而北入江葢控引衆流總成一川故後漢郡國志曰贑有豫章水水導源東北流逕南野縣北又逕贑縣右會湖漢水水出雩都縣導源西北流逕金鷄石又西北逕贑縣東西入豫章水也据酈注湖漢水出雩都縣

蓋湖漢一名章水水出縣之聶都山至贛而會於貢水以章貢合流故又為贛水也水出雩都至彭澤入江行千九百八十里其行最遠故湖漢所經之處至南埜則彭水東入焉至新淦則南水東入淦水西入焉至南昌則蜀水東入盱水西北入焉彭澤則修水東北入焉鄡陽則餘水東北入焉鄱陽則鄱水西入焉入者凡八然後總入於大江山海經謂之贛水漢志謂之湖漢水入江彭澤西即禹貢彭蠡澤也若以

山海經之入江彭澤西為彭澤縣禹益時豈有縣乎山海經又言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其不為彭澤縣可知矣安得謂湖漢即彭蠡湖而漢志有不知也

通雅曰鄆城今屬濟寧府乃漢廩邱地隋為鄆城唐為鄆州青州沂水縣乃春秋鄆邑古今錯亂大為難記

按闞駰十三州志曰魯有東西二鄆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杜注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

縣南有員亭員即鄆也此魯之東鄆也成十二年晉人
執季孫行父于苕丘公還待于鄆杜注魯西邑東郡
廩邱縣東有鄆城此魯之西鄆也東鄆在沂水西鄆
在廩邱二者皆春秋之鄆邑也

通雅曰鴻𥶡集曰始皇鑄金人十二金翟也武帝承露
盤銅仙也魏明帝列東都者翁仲也漢晉春秋誤以銅
仙為金翟宋錢覿誤以翁仲為銅仙師古又誤以翁仲
為金翟程大昌據華嶠後漢書復誤以徙銅人為漢明

帝獨李賀詩小序得實而又誤景初三年為青龍九年不知魏青龍止於五年也石人稱翁仲猶米顛之稱石丈古人多以仲稱从人中聲亦兼會意

按秦始皇本紀曰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陽鑄金人十二置宫庭中陳涉世家賛引賈生曰秦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以為金人十二据三輔黄圖始皇二十六年大人来見臨洮其大五丈足跡六尺閼中記始皇二十六年有長人十二見於臨洮身長百

尺皆夷狄服此秦皇收兵鑄為金人十二以像之世所謂金狄也又按一統志曰秦始皇時象郡阮翁仲身長二丈三尺氣質端勇異於常人少為縣吏為督郵所笞嘆曰人當如是耶遂入學究書史始皇併天下使翁仲將兵守臨洮聲震匈奴秦以為瑞翁仲死遂鑄銅為其像置咸陽宫司馬門外匈奴至有見之者猶以為生故謝承後漢書曰銅人翁仲其名也此又不在金人十二之數也顔師古注漢書史記索隱

皆以金翟為翁仲是誤合二者而為一也至以翁仲之稱猶石丈古人皆以仲稱則鴻捕不根之談為可哂矣又按關中記董卓壞銅人十餘餘徙清門裏魏明帝欲將詣洛載至霸城重不可致後石季龍徙之鄴苻堅又徙入長安而銷之此則金人十二之本末悉可考見者也華嶠後漢書以徙銅人為漢明帝漢當為魏字譌也漢武故事曰建章宮作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擎玉盤以承雲

表之露世所謂銅仙也魏明帝紀曰自吾已建承露盤復降芳林園與仁壽殿任昉述異記曰魏明帝詔宫官牽車西取漢武帝捧露盤仙人欲置前殿宫官既折盤臨行淚下是魏明列東都者即漢武之銅仙烏在為翁仲也觀李賀有金銅仙人辭漢歌良可證矣隋盧思道在齊為百官賀甘露表有曰魏明仙掌竟無靈液漢武金盤空望雲表又以知魏明所建即金仙也鴻桷乃以為翁仲抑又誤矣且魏明太和六

年青龍四年景初三年共年十三青龍亦無五年也

通雅曰邪娑色鶏鼓曲也李琬聽樂工擊此知之出韓

卓羯鼓録䳻用山桑棬用銅鐵

按羯鼓録唐婺州刺史南卓撰藝文志云南卓羯鼓

録一卷此云韓卓字謁也志又有南卓唐朝綱領圖

一卷卓字昭嗣大中黔南觀察使是唐時有兩南卓

也

通雅曰記曰夫人薦豆執挍執醴授之執鐙鄭注云鐙

豆下跗也授醴之人授夫人以豆則執鐙按鄭注非夫人薦豆當措於筵前執醴則當受尸故豆則執校醴則執鐙酌醴用觶鐙或為觶之跗名乎

按祭統鄭注校中央直者也授醴之人授夫人以豆則執鐙鐙豆下跗也陸氏釋文曰校柄也邢昺爾雅疏曰豆以木為之高一尺口足徑一尺其足名鐙中央直者名校校徑二寸此蓋言執醴未授夫人時執校授之之時則已執鐙以便夫人執校也豈一豆而

執挍復執鎈乎

通雅曰有納文者曰納布按王會圖於越納注謂納貢也諸國各書貢物而於越總言納字非也必其時已有細納緆積之布矣

按沈約宋書高祖微時有納布衫襖等皆是敬皇后手自作齊王融有謝竟陵王賜納裘啓陳江總有山水納袍賦後魏李平傳賜平縑物百段紫納金裝衫甲一領梁簡文帝有謝賜欝泥納袈裟表劉孝綽有

謝越布啓曰比納方綃既輕且麗納布之名蓋起於
漢後周初想未有也据宋本草圖經有納鼉蘇頌曰
鼉之無裙而頭足不縮者名曰納字亦作魶漢書音
義曰魶鯷魚相如子虚賦禺禺鱸魶是也周書云東
越海蛤甌人蟬蛇姑於越納以類言之納鼉蟬蛤皆
水族也何得以納為納布
通雅曰史記集解多引臣瓚裴駰言臣瓚莫知姓氏劉
孝標以為于瓚案何法盛傳于瓚不言有注漢書之事

索隱以為傳瓚穆天子傳目録云傳瓚為校書郎與荀勗同校定穆天子傳則當是傅瓚

按酈道元注水經濰水下引薛瓚漢書集注云博昌有薄姑城河水下引薛瓚漢書集注云秦世家以垣為蒲反巨洋水下引薛瓚漢書集注云按汲郡古文相居斟灌東郡灌是也晉書苻堅傳太原薛瓚略陽權翼見而驚曰非常人也則薛瓚太原人也溫公通鑑苻堅以薛瓚與王猛同掌機密晉穆帝永和八年

太原薛瓚下史炤釋曰瓚圭瓚也胡身之曰薛瓚人姓名則瓚穆帝時人也

通雅曰漢郊祀志天子獨與奉車子侯上泰山奉車者官名也子侯者小侯也霍去病之子仙傳誤為車子侯按霍去病傳元狩六年薨子嬗嗣嬗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為奉車都尉從封泰山而薨顧胥曰案武帝集帝與子侯家語云道士皆言子侯得仙不足悲則子侯乃霍嬗字豈得以小侯解之

通雅曰熊耳界两省非有二也

按邵堯夫詩昔禹别九州導洛自熊耳熊耳自有两

未審孰為是東者近成周西者隔丹水書傳稱上洛

斯言得之矣是熊耳有二也

通雅曰李絳傳憲宗命絳與崔群等搜次君臣成敗五

十種為連屏張便坐連屏雖見於唐然南史王遠如屏

風屈曲從俗梁蕭子雲上飛白書屏風十二牒則已非

獨扇直體屏風

按漢羊勝屏風賦屏風鞈帀蔽我君王重葩累繡沓璧連璋晉東舊事皇太子納妃梳頭屏風二合四𣗳織成地屏風十四𣗳銅環鈕陸翽鄴中記石季龍作金鈿屈膝屏風衣以白縑畫義士仙人禽獸梁簡文帝詩織成屏風金屈膝朱脣玉面燈前出即用晉東宮事也連屏葢自古有之王逺如屏風屈曲從俗見南齊書王秀之傳非南史

通雅曰封禪書神君先後宛若孟康曰猶云妯娌也

按郊祀志見神於先後宛若孟康曰兄弟妻相謂先後師古曰吳楚俗呼為妯娌非封禪書非孟說

通雅曰琴城冢也水經注楚人謂冢為琴六安縣都陂中有大冢民傳曰公琴者即臯陶冢也鮦陽縣有葛陂城有楚武王冢民謂之琵城朱謀㙔箋曰琵當作琴

按皇覽曰鮦陽有葛陂鄉城東北有楚武王冢民謂之楚王岑後漢郡國志吳郡安縣劉昭注引越絶書曰有西岑冢越王孫開所立以備春申君使其子守

之子死遂葬城中然則琴乃岑之譌瑟又琴之訛也

近見毛西河集亦用楚王琴皆誤

通雅曰怪鴟鵂鶹鵸鴞一物王元美集有鈙鴞行鴞在支韻鴟也鈙當即擒字顔魯公書顔君廟碑禄山反捡其心手而元美加支於右一也

按山海經曰鼓與欽鴀殺葆江于昆侖之陽帝乃戮之鍾山之東曰瑶崖欽鴀化為大鶚郭注曰葆或作祖圖賛曰欽鴀及鼓是殺祖江張衡思玄賦弔祖江

之見劉陶淵明詩巨猾肆威暴欽䲹違帝旨窫窳強
能變祖江遂獨死皆謂此也据山海經欽䲹是人名
而乃不詮之經文誤欽為鈙謂即捡字也王元美加
支于右為鈙案元美欽䲹行云不知鳳凰是欽䲹若
解作擒字可謂鳳凰是擒䲹乎梅誕生云䲹鶚也因
欽䲹化為大鶚故云䲹鶚正字通据通雅以舊注為
誤初學承之誤將胡底乎
通雅曰漢呼兎為決鼻乾鑿度注決鼻兎也郝氏曰決

鼻決與闕通豈以闕脣而遂曰闕鼻乎

按詩推度災曰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蟾蜍體就穴鼻始明宋均注云穴決也決鼻兎也又按前漢書天文志曰暈適背穴孟康曰穴多作鐍王朔曰璚者決也形如背狀微小而鉤石氏曰狀如帶鉤名曰璚月至八日形如決穴其光始明決鼻者揚子曰歎之初生謂之鼻穴鼻始明言月中兎影至是始明杜子美所云擣藥兎長生也豈以闕脣遂曰闕鼻乎

通雅曰方言以十二生肖配十二辰為人命所屬莫知所起周宇文護母留齊貽書護曰昔在汝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兎汝身屬蛇當時已有此語

按晉書謝安傳安悵然謂所親曰昔夢乘桓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鷄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病其不起乎又南齊書五行志永元中童謡曰野猪雖嗃嗃馬子空閙渠不知龍與虎飲食江南墟七九六十三廣

莫人俱無識者解云陳顯達屬猪崔景慧屬馬非也東昏侯屬猪馬子未詳梁王屬龍蕭穎胄屬虎崔景慧攻臺頓廣木莫死時年六十三据此則馬子即指崔也又後漢鄭康成傳玄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北齊劉晝高才不遇傳論鄭氏曰辰為龍巳為蛇歲在龍蛇賢人嗟玄以讖合之葢謂此也据此則始於後漢時也

通雅曰隋書婆登國有月熟之稻一月一熟一統志雷陽界稻十一月下種揚雪耕耘四月熟智咲此語雷州安得有雪耶

按隋書無婆登國之文惟唐書南蠻傳云墮婆登國種稻月一熟又按一統志雷州土産有米豆思靈島出界稻十一月種次年四月熟無揚雪耕耘之語

通雅曰貟音貞後周齊王子

按周書齊王字文憲六子貴質賓貢乾熙乾洽無名

賔者又北史莒莊公洛生字傳齊王憲子廣都郡公

貢龔貢字乾貞無作賔者賔當是賔之譌

通雅曰秦始皇作浮橋見春秋後傳

按樂資春秋後傳赧王三十六年秦始作浮橋於河

史記秦本紀秦昭襄王五十年初作河橋周本紀赧

王在位五十九年卒後七歲秦莊襄王滅東西周赧

王時安得有始皇作浮橋乎葢後傳言秦始作謂初

作耳非始皇也

通雅曰禹時貢烏鰂之醬
按伊尹四方獻令曰請令以魚支之鞞烏鰂之醬孔晁注曰烏鰂魚名竹書紀年成湯二十五年初廵狩定獻令是此為湯時事也云禹時誤又烏鰂魚已見此而本草云烏鰂魚秦始皇算袋所化謬矣
通雅曰葰人縣屬上黨郡
按漢志葰人縣屬太原郡史記周勃傳降下霍人正義曰霍音瓅霍讀為葰顔師古音山寡反霍人即葰

人也括地志葰人故城在代州繁時縣界今云屬上黨誤也

通雅曰䝘成式食品有籠上牢九湯中牢丸元美曰即子瞻誤以為牢九者也東坡惠州詩豈惟牢九薦古味要使真然晉時已誤用束晳賦終歲飽食惟牢九乎注牢九饅頭類

按束晳餅賦饅頭薄持起搜牢丸字仍作丸而坡詩引用牢九或偶見沙麻本耳韻府群玉陽九用九牢

九屬有韻亦引束晳賦終歲飽施惟牢九乎蓋又以坡詩誤也盧諶祭法曰春祠用饅頭餳餅髓餅牢九夏秋冬亦如之祭法及餅賦皆有饅頭又皆有牢九則牢九非饅頭可知矣大抵籠上牢九者蒸米丸也湯中牢九者煮米丸也又按東坡詩豈惟牢九薦古味要使真一流天漿今截下四字而以豈惟牢九薦為句亦誤

通雅曰義山宫中曲低扇遮黄子即簧也猶稱花子朶

子之類此從無解者姜如須以為花的而智以為花子

按南都賦中黄螜王李善注引博物志曰石中黄子黄石脂也又抱朴子曰石中黄子所在有之沁水山尤多别録曰石中黄子乃㱿中未成餘粮黄濁水也

酉陽雜俎近代妝尚靨如射月曰黄星梁簡文帝詩異作額間黄庾子山樂府額角輕黄細安李賀詩宫人正靨黄温庭筠詩黄粉楚宫人王半山詩漢宫嬌額半塗黄則塗黄當用黄子非直簧也急就注黄即

步搖豈黄子乎

通雅曰僕黚黚音黜黜音丁葛反漢表有易侯僕黜

按前漢書功臣表翕侯僕黜以匈奴王降侯鄭氏云

黜音怛又漢地理志五原郡有莫黜縣如淳音忉怛

之怛師古音丁葛反並無易侯僕黚黚字音黜之文

又史記孝文侯表有易侯僕黥非僕黚也

通雅曰五湖太湖也國語越伐吴戰於五湖范蠡返至

五湖而辭越

按吴越春秋曰范蠡既滅吳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夫出三江而始入五湖豈可以太湖為五湖乎應劭曰范蠡乘扁舟於五湖今廬州臨丹陽蕪湖縣是也此説為得其實郭景純江賦注五湖以漫㳽灌三江而㶌沛後人疑郭賦為誤不知此五湖蓋蕪湖也漢地志丹陽蕪湖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盖郭賦之所據也若范蠡乘扁舟於太湖尚可謂辭越乎通雅曰崇寧之世魏漢律乃以蜀一黥卒造大晟樂府

遂頒其書

按魏漢律律誤當作津其命名以爾雅箕斗之間漢律也漢律造樂謂帝以身為度求㣲宗中指寸為律徑圍為容命曰大晟樂又崇寧三年姚舜輔造占天歴未幾蔡京又令舜輔更造用帝受命之年即位之日元起庚辰日命己夘上親製序頒之天下賜名紀元夫樂以指節為度既受漢律之欺歴以受命起年復受舜輔之誑大抵皆蔡京隂為之主曲求迎合㣲

宗為所愚弄而不知良可歎也

通雅曰穷不肯即螿也東坡志林云元祐八年雍丘令米芾書縣有蟲食麥葉不食實適會兵部郎中張元方見過云子方蟲為害甚於蝗有小甲蟲見禾輒斷其腰而去俗謂之穷不肯前此吾未嘗聞也智按爾雅食苗葉螟食節賊東坡獨不看爾雅耶又齊民要術穀蟲曰虸蚄唐書宋史皆載虸蚄害稼或方語通稱耶穷不肯之名果奇然已見說文訓黨字蠰不過也則漢時已有

此等名矣

按詩小雅大田曰去其螟螣陸璣疏曰螟似子方而頭不赤即蚮蝪也北魏靈徵志高祖太和六年七月青雍二州蚮蝪害稼八年三月冀相等州蚮蝪害稼所謂三月害稼者必是食麥者也東坡及南宫不看詩疏正史耶又按爾雅曰不過蟷蠰邢昺疏不過一名蟷蠰何乃引説文而誤蟷為黨且又云蠰不過耶通雅曰有無名字而後人考出者申公名培見史記注

許由槐里人見莊子釋文何子元云字武仲又陳心叔
名疑曰東方朔本姓張氏父名夷字少平一曰金氏朔
母田氏
按史記及漢書儒林傳言詩於魯則申培公又古今
人表申公申培豈待史記注始考出耶又魏隷高士
傳曰許由字武仲堯舜皆師之與齧缺論堯而去隱
乎沛澤之中堯舜乃致天下而讓焉又郭憲洞冥記
曰東方朔字曼倩父張夷字少平妻田氏女夷年二

百歲顔如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時景帝三年也
此亦非後人所考出者
通雅曰元瑞言五王褒而漢有三智按郊祀志之王褒
即五行志之天帝令我居此者
按漢郊祀志宣帝遣諫議大夫王褒此即上得賢臣
頌者本傳亦載其事五行志鄭通里男子王褒上前
殿招庶長業等曰天帝令我居此其事在成帝綏和
二年何得混而一之

通雅曰唐韻有夨古天字洪武二年禁革民間名字自
先聖賢大國君臣並漢晉唐宋等字正統十年進士登
科録凡天字皆作夨蓋亦避天字也自宋宣和時禁君
天等八字非始洪武矣
按周書宣帝本紀每對臣下自稱為天又不聽人有
高大之稱諸姓高者改為姜九族稱高祖者為長祖
凡稱上及大者改為長有天者亦改之則非始自宋
矣

通雅曰篤耨音禄宣和異香有篤耨亞悉方勺泊宅編市舶張苑進篤禄香得學士號篤禄學士按是都盧之轉

按隋書王克傳克本西域祖支頹耨徙居新豐耨字僅見此至所謂篤耨香當是篤耨之譌一統志真臘國產篤耨香樹如杉檜香藏於皮老而脂自流溢者名白篤耨冬月因其凝而取之者名黑篤耨宋政和中遣使來貢宣和初封為真臘國王篤耨當是其所

獻故宣和異香有篤耨也耨讀為禄亦作耨因譌為篤禄也

通雅曰漢初功臣表耐跖為門尉

按表芒侯耏跖以門尉前元年初起碭師古曰耏音而左氏傳曰宋耏班作耐跖誤他如欽䲹作鈙䲹僕黚作僕黚漢津作漢律字跡之譌涉筆之誤類多有之無足怪也又如格蝦蛤鋋猛獸上林賦也而誤為子虛鑱石橋引案抗揲荒扁鵲傳也而誤為倉公憑

胸記憶不能盡撿其出處亦勢所必然也

管城碩記卷二十九

管城碩記卷三十

翰林院檢討徐文靖撰

雜述

山海經桂林八樹在番禺東西事珥曰番禺即今桂州番禺東在何處予讀路史桂國引伊尹四方令蓋桂陽也然則八桂乃桂陽以桂林為八桂者誤

按漢書注桂林今桂州番禺今廣州考之地圖桂陽在番禺西北何得云在東乎范雲詩南中有八樹繁

華無四時陶潛詩亭亭凌風桂八榦共成林褚禮詩誰謂重三珠終焉競八桂天台賦八桂森挺以凌霜蓋八桂共成一林非以桂陽為桂林也

杜詩谷神如不死仇氏詳注云谷神即丹田之説庾信詩虛無養谷神舊解谷為養則谷神上不當加養字按老子谷神不死注云谷養也抱樸子咀吸日華谷神太清庾肩吾賦得嵇叔夜詩著書惟隱士談玄止谷神又陶華陽墓誌大德所以長生谷神所以不死

自當以養字解之後漢高義方清誡智慮赫赫盡谷神綿綿存梁簡文帝何徵君墓誌銘氣高瓊岳心虛谷神王褒明慶寺石壁詩石生銘字長山久谷神虛温湯銘谷神不死川德愈深則又不可以養字解矣盖心體虛無如空谷之神故須養耳

容齋隨筆曰海一而已北至於青滄則曰北海南至於交廣則曰南海東漸吳越則曰東海無由所謂西海者漢西域傳所云蒲昌海疑亦渟居一澤爾班超遣甘英

往條支臨大海葢即南海之西云

按山海經西北海之外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離騷經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為期前漢西域傳烏弋山離國西與犂靬條支接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臨西海又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范史西域論臨西海以望大秦距玉門陽關四萬里隋書裴矩傳發自燉煌至於西海凡為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至拂菻國達於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

著至波斯達於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至北婆羅門達於西海唐書西域傳有碎葉者出安西西北千里所得勃達嶺由嶺北行羸千里得細葉川川長千里西屬恒邏斯城自此抵西海矣又按釋法顯記曰度葱嶺已入北天竺境於此順嶺西南行十五日有水名新頭河自新頭河至南天竺入於南海四五萬里也安得謂甘英窮臨西海蓋即南海之西耶
朱文公曰自古無人窮至北海者想北海只挨却天殼

邊其勢甚狹而長

按魏書列傳烏洛侯國在地豆于之北去代都四千五百餘里其國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巳尼大水所謂北海也杜氏通典流鬼國在北海之北北至夜义國餘三面皆抵大海骨利幹國居廻紇北方瀚海之北其北又距大海晝長夜短煮一羊胛纔熟而東方已明唐書骨利幹傳煮羊胛熟日已出歐陽公詩邇來不覺三十年歲月纔如羊胛熟黄魯直詩數面欣羊

胛論詩在雉膏正用此耳

張衡靈憲曰微星之數萬一千五百二十海人之占所未詳也

按唐開元中測影使者太相元太云交州望極纔出地三十餘度以八月自海中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衆星粲然其明大者甚衆圖所不載莫辨其名大率去南極二十度以上其星皆見乃自古渾天以為常没地中伏而不見之所也今西洋南極星圖有火

馬金魚海石十字架之類即靈憲所云海人之占唐志所云莫辨其名者也坤輿圖說曰天下有五大州利未亞州其地南至大浪山航海過大浪山已見南極出地三十五度矣

唐天文志參伐為戎索為武政

按康成注尚書大傳曰參伐為武府向以為武府即武政也近讀管子曰武政聽屬房喬注曰以武為政者聽於屬乃知武政二字所出也

新唐書藝文志蕭方三十國春秋容齋隨筆曰崔鴻十六國春秋蕭方武敏之三十國春秋

按内典有大方等大集經徐陵傅大士碑文大乘方等靈藥寶珠江總大莊嚴寺碑弘宣方等博綜圍陀皆謂此也梁尚佛教故元帝世子以方等為名據梁書徐妃生忠壯世子方等王夫人生貞惠世子方諸愍懷太子方矩兄弟皆雙名也方等以母失寵内不自安嘗啟曰申生不顧其死方等敢愛其生南史梁

太清三年七月遣世子方等討河南王譽軍敗死之方等為雙名歷歷可證綱目亦書蕭方無等字非是

孟子外丙二年仲壬四年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

按竹書紀年成湯十八年癸亥王即位二十九年陟外丙名勝元年乙亥王即位居亳二年陟仲壬名庸元年丁丑王即位居亳四年陟太甲名至元年辛巳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趙岐注孟子謂外丙立二

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時竹書未出歧注先與之符必有所據也

列女傳云紂為長夜飲而諸侯有叛者妲己曰罰輕誅薄威不立耳紂乃重刑辟為炮烙之法

按竹書帝辛元年己亥王即位居殷命九侯周侯邘侯三年有雀生鸇四年大蒐于黎作炮烙之刑九年王師伐有蘇獲妲己以歸列女傳之說出於漢儒而牧誓書疏引之殊失考也

曹植螢火論曰詩云熠燿宵行章句以為鬼火或謂之燐未為得也天陰沈數雨在於秋日螢火夜飛之時也故曰宵行

按毛傳熠燿燐也燐螢火也張揖廣雅曰景天螢火𧍧也𧍧音吝為螢火毛傳燐螢火燐一作𧍧說見解詁則是作燐者字之譌也或引淮南子久血為燐以燐為鬼火因以為毛傳之誤非矣

杜牧池州別孟遲先輩詩好鳥響丁丁小溪光汃汃

按爾雅丁丁嚶嚶求友聲也孜葢據之而誤以丁丁為鳥聲當依毛傳云丁丁伐木聲也又劉夢得嘉話曰毛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並無鶯字頃歳省試早鶯求友詩及鶯出谷詩别書固無證據斯大謬也

隋天文志云三國吳太史令陳卓始列甘氏石氏巫咸三家星官著於圖録

按晉志云班固以十二次配十二野又費直周易蔡

邑月令所言頗有後先魏太史令陳卓更言郡國所入宿度此太史令陳卓是一人而晉志誤吳為魏又按晉戴洋傳云元帝將登祚使洋擇日洋以為宜用三月二十四日景午太史令陳卓奏用二十二日是又一太史令陳卓也

杜詩已從招提遊更宿招提境注云魏太武始光元年創造伽藍立招提之名

按杜詩兩用招提上招提指僧言下招提指寺言也

指寺言者如謝靈運有石壁立招提精舍詩杜他日又有詩云招提憑高岡是也其指僧言者如劉孝綽棲隱寺碑文莫不嚴事招提歸仰慧覺梁元帝金樓子云余於諸僧重招提琰法師梁安寺刹下銘云有識之所虔仰無覺之所招提是也

魏伯陽參同契曰鄶國鄙夫幽谷朽生朱子曰魏君實上虞人當作會稽或是魏隱語作鄶

按地志會稽郡秦置漢高帝六年為荆國十二年更

名吳國永建中分置會稽郡晉為會稽國至咸和三年拜王舒為撫軍將軍會稽内史舒疏父名會乞换他郡朝廷乃改會為鄶或當時本云會國而注録之家因改為鄶國也

陳仁山四書考云唐志曰鶉首實沈以負西海其神主於華山太白位焉太白即鬼谷子授蘇秦以佐國之術處

按唐志降婁元枵以負東海其神主於岱宗歲星位

焉星紀鶉尾以負南海其神主於衡山熒惑位焉鶉首實沈以負西海其神主於華山太白位焉大梁析木以負北海其神主於恒山辰星位焉此太白即金星也仁山碩學何有是誤及閱山堂肆考亦引唐天文志曰其神主於華山太白位焉太白即鬼谷子授蘇秦以佐國之術處仁山採之而不考其謬可謂疎矣

李義山為懷州李中丞謝上表曰蘇公舊田懷侯故邑

注曰懐侯未詳韓詩外傳武王更邢丘曰懐括地志懐在武陟歴考傳記未有以此為懐國之邑者

按寰宇記曰管叔廢紬封康叔為懐侯又按叔改封衛此為南宫氏國周南宫仲鼎銘曰王命太史括懐土王曰中茲懐人内史錫於珷王作臣今括里汝懐土括地志曰故懐城周之懐邑在懐州武陟縣西十一里路史國名記有懐國所謂懐侯故邑者指此中讀為仲或引懐姓九宗以實之皆謬説也

筆叢曰阿環上元名王介甫雪詩瑶池漱漫阿環家方萬里謂阿環王母名王方二子俱誤

按漢武内傳上元遣侍女荅問王母云阿環再拜上問起居時上元未至漢殿遣其侍女阿環來故李義山曼倩辭如何漢殿穿針夜又向窓中覷阿環陳心叔名疑曰阿環上元侍女也酉陽雜俎王母名回字婉妗其説雖屬不經而要以阿環為王母名則非然以為上元名亦非也

奡器款式漢武安侯鈁

按許氏說文鈁方鍾也他書不見有此器又漢田蚡劉慢皆封武安侯不知是誰器也

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文選注元后謂曹操也南鄉謂征劉表也

按史建安十二年秋七月曹操南擊劉表會表卒子琮為嗣操至新野琮遂舉州降又曹丕為五官中郎將在建安十六年楨是時謂曹操為元后操甘心於

篡漢者皆若輩有以逢迎其惡也又王仲宣從軍詩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恨我無時謀譬諸具官臣聖君謂操也具官臣粲自謂也据魏志建安二十年三月公西征張魯魯及五子降十二月至自南鄭侍中王粲作五言以美其事夫操欲篡漢久已比稱為聖君彼稱為元后真名教中罪人也而昭明並録之而不削抑已過矣

謝惠連西陵遇風詩昨發浦陽汭今宿浙江湄注引晉

灼漢書注江水至會稽山陰為浙江

按山海經浙江出三天子都與岷江江水無涉此晉

注之誤引之非也

韓文公諫佛骨表自黄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

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

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愈謹年代

尤促梁武帝身為寺奴事佛求福乃更得禍上怒貶潮

州刺史

按唐書姚崇傳崇治令曰今之佛經羅什所譯姚興與之對翻而興命不延國亦隨滅梁武帝身為寺奴胡太后以六宮入道皆亡國殄家孝和皇帝發使贖生太平公主武三思等度人造寺身嬰夷戮為天下笑五帝之時父不喪子兄不哭弟致仁壽無夭折也下逮三王國祚延久其臣則彭祖老耼皆得長齡此時無佛豈鈔經鑄象力耶縁死喪造經像以為追福夫死者生之常古所不免彼經與像何所施為兒曹

愼不得爲比比又昌黎公諫佛骨表之藍本也

張衡西京賦集重陽之清瀓索隱曰言神明臺高上止於太陽之宇淸瀓之中上爲陽淸又爲陽故曰重陽

按天爲陽天有九重故曰重陽楚辭云集重陽而入帝宮造旬始而觀淸都是重陽葢圓則九重之謂也

范至能石榴詩玉池嚥淸肥三彭迹如掃

按鄧元錫曰石榴子白者名水晶石榴道家謂之三尸酒此范詩所由出也東坡椎子詩驅攘三彭仇己

我心腹疾意亦相似而不必實有所指

阮籍登廣武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史經臣曰豈謂沛公豎子乎東坡曰非也傷時無劉項也豎子謂晉魏間人耳

按漢紀韓信破齊且欲擊襲楚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及信死詔齊捕蒯通通曰豎子不用臣之計故令自夷于此籍所謂使豎子成名者正謂淮陰豎子耳籍是以遭時遇主如漢高者自屬一世之英雄何至

令豎子成名李白弔古戰場詩沈酣呼豎子狂言非至公蓋譏其自許太過以為狂也東坡以白為誤非
韓昌黎詩瘖蟬終不鳴有抱不列陳陶隱居本草曰瘖蟬不能鳴者雌蟬也
按揚雄方言蟬楚謂之蜩寒蜩瘖蜩也郭璞注云月令亦曰寒蜩鳴知寒蜩非瘖者也然揚子以寒蜩瘖蜩二者楚人通謂之蜩也豈以寒蜩為瘖哉周書時訓解寒蜩不鳴人皆力爭風土記寒螿鳴於夕王粲

詩寒蜩在樹鳴曹子建詩寒蟬鳴我側寒蟬非瘖人所知也

黄山谷聽崇德君鼓琴詩猶如優曇花時亦出世間

按法華經如優鉢曇花時一見耳東坡詩優鉢曇花豈有花皆用此也梁書云波斯國中有優鉢曇花杜佑通典云優鉢曇花鮮華可爱廣志云優鉢曇花似枇杷不花而實實不因花而生本草綱目云優鉢曇花波斯謂之阿駔又謂之底珍蘇黄二公猶未免為

法華所愚耳

杜詩波漂菰米沉雲黒施愚山曰沉雲黒言黒如池水見菰米之蕃殖

按周禮膳夫注苽雕胡也賈氏曰今南方見有苽米一名雕胡于竇曰苽米其米色黒庾肩吾奉和山子納涼詩黒米生菰葑又有詩秋菰成黒米菰蔣結實至秋乃黒則黒字屬苽不屬波也

沈約宋書云漢武帝令樂人侯暉依琴作坎侯即空侯

也

按史郊祀志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絃及空侯瑟自此起晉鈕滔母孫氏箜篌賦考茲器之所起實侯氏之所營又楊方賦序作茲器於漢代猶擬易之玄經應劭曰箜篌漢武帝令樂人侯調依琴作宋書云侯暉恐字誤也惟劉熙釋名以空侯為師延作不知何据隋書禮樂志又云箜篌出自西域非華夏舊器杜氏通典謂豎箜篌胡樂也漢

靈帝好之體曲而長二十二絃又後魏書云烏洛侯國樂有箜篌木槽革面而施九絃隋志以為非華夏舊器疑此類也

古今通韻云客有出韻要一書謂石部有磪字引羊士諤和蕭侍御覧鏡詩歲晏豈磷磪為證予謂此必緇謡客以咏鏡於緇何有後見陳子昂荆玉篇此玉有緇磷南巨川賦得沽美玉緇磷志不移則咏玉亦著緇字始知磪謡

按陸賈新語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擇地而居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沈約高士贊猶玉在泥涅而不緇簡文帝君子行君子懐琬琰不使涅塵緇劉孝威堂上行辛苦篇黄金坐銷鑠白玉遂緇磷咏玉用緇字不始唐人

張景陽七命促封豨僨馮豕選注曰淮南子曰吳為封豨脩蛇小雅曰封大也爾雅曰僨僵也僨或為撌非也

按字彙引晉書撌馬豕則撌是扤擊之義未始為非

通雅引作攢馬家誤矣又左傳后夔娶有仍氏女生子伯封實有豕心故謂之封豕注家竝以為大豕恐非

華陽國志公孫述廢銅錢置鐵錢百姓貨賣不行鐵錢鑄始見此

按史梁普通中乃議盡罷銅錢置鐵錢人以鐵錢易得盡皆私鑄任昉贈到溉詩云鐵錢兩當一百易代名實蓋謂此也宋太祖令收民間鐵錢鑄農器給江

北流民復業者黄山谷詩紫𦶜可斸宜包貢青鐵無多莫鑄錢蓋謂此也

王弇州宛委餘編云蔡倫造紙見東觀雜記

按盛弘之荊州記蔡倫漢順帝時人始以魚網造紙張華博物志漢桓帝時桂陽人蔡倫始擣故魚網造紙後漢書蔡倫和帝中常侍按漢紀自和帝歷殤帝安帝至順帝又歷沖帝質帝至桓帝相距六七十年而三書所言各異意當從范史是也

趙德麟曰淄安仁餉人酒云一經二經至五經乃五瓶也

按侯鯖録曰陶人為器有酒經環口脩腹可以盛酒受一斗徐淵子以三雅對五經研北雜録記昔人飲酒詩云登樓客在傳三雅問字人來揖五經是也又

按東觀漢記曰今日歲首請上雅壽注云雅酒問也

酒杯名雅不始於劉表之子伯雅仲雅季雅也

元史大都八百里以内以天鵞𩿄鵝仙鶴鵚鶬賣者即

以其家婦子給捕獲之人

按歐陽原功漁家傲詞水暖天鵞紛欲下鷹房奏獵催車駕柯九思宮詞得雋歸來如奏凱天鵞馳道入宮庭諷刺之意蓋在言外

淮南子墬形訓曰海外有無繼民雒常武人在西北陬硥魚在其南誘注硥魚如鯉有神聖者乘行九野在無繼民之南硥音蚌

按括地圖曰龍魚一名鰕魚而有神聖乘此以行九

野是淮南所說䃧魚即龍魚也龙蓋為龍之省文䃧
當音龍注云音砰非
周禮龜人注東龜青西龜白左倪靈右倪若賈疏引爾
雅曰右倪不若不若即若也
按墨子夏后開使飛廉鑄鼎於昆吾使翁難雉乙灼
白若之龜蓋即所謂西龜白右倪若也爾雅不若即
若又即詩所謂於乎不顯不顯即顯也
月令鴻鴈來賓雀入大水為蛤鄭注曰來賓言其客止

未去也

按魏摯茄賦賔烏鼓翼蟋蟀悲鳴謝眺郊廟歌揄闕命賔烏當即以賔鴻為賔烏也呂氏春秋高誘注曰賔雀入水化為蛤張叔皮論曰賔雀下革田鼠上騰則誤以賔字屬下又古今注曰麻雀一曰家賔李嶠詩大厦初成日家賔集杏梁則又因賔雀之譌以瓦雀為賔雀矣

尚書考靈曜曰冬至日月在牽牛一度求昏中者取六

項加三旁蠡順布之鄭注曰蠡猶羅也

按史記黄帝順天之紀旁羅日月星辰陸倕刻漏銘俯察旁羅即旁蠡也用修以為即今之羅盤非矣

周七律記曰揆觀琴制舊惟五絃少宫少商加二為七琴書所載起於文武實自周始

按通禮纂義曰堯使無勾作琴揚雄琴清英曰舜彈五弦之琴而天下治堯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則七弦不始周也又按魏氏春秋曰孫登好讀易鼓一弦

琴真誥曰周大賓善鼓一絃琴是教孫登者杜氏通典曰一絃琴有十二柱柱如琵琶此一絃琴也雲山雜記曰謝涓子魯人作琴名龍腰三絃琴談曰漢琴客張道作琴名響泉三絃此三絃琴也琴書曰琴本七絃後漢蔡邕又加二絃以象九星在人法九竅筆談曰太宗令待詔蔡裔增琴為九絃此九絃琴也西京雜記曰高祖初入咸陽周行府庫見有琴長六尺

按十三絃二十六徽此又十三絃琴也

李義山詩錦瑟無端五十絃或曰此詩當為十五絃呂氏春秋朱襄氏作五絃瑟瞽叟拌為十五絃

按漢郊祀志泰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高誘注淮南子覽冥訓白雪太乙五十絃琴瑟樂名李長吉上雲樂篇五十絃瑟海上聞義山與王鄭二秀才聽雨夢後作雨打湘靈五十絃豈不為五十絃明証哉爾雅注大瑟二十七絃周禮樂器圖雅瑟二十三絃頌瑟二十五絃溫庭筠詩二十三絃何太哀雅瑟也又一

詩二十五絃彈夜月頌瑟也世本伏羲作瑟四十五絃帝王世紀云三十六絃則又所傳聞之不同也

黄伯思曰按刀劍録夏少康三年商太甲四年各鑄銅劍一其文曰定光

按刀劍録啓子太康歲在辛卯三月春鑄一銅劍又曰殷太甲四年歲次甲子鑄一銅劍長三尺文曰定光今云各鑄銅劍一其文曰定光非是又竹書紀年帝太康元年癸未四年陟無辛卯太甲元年辛巳四

年是甲申非甲子也其說都無足據

朱子小學云孫思邈曰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

按計然子曰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孫思邈曰心為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小之謂也胆為之將以果決為務故欲大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方之謂也智者

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以此言之蓋是心欲小而胆欲大仁欲方而智欲圓孫蓋因季然之語而為之釋其義小學引之則又誤仁欲方為行欲方也

唐書五行志大中十年舒州吴塘堰有衆禽成巢濶七尺高一尺水禽山鳥無不馴狎中有如人面緑毛紺爪嘴者其聲曰甘人謂之甘蟲

按隋五行志陳后主時蔣山有衆鳥鼓翼而鳴曰奈

何帝唐書董昌傳中和時鳥見吳越四目三足其鳴曰羅平天册此周禮庭氏所謂妖鳥若神者也鄭氏曰神謂非鳥獸之聲或呌於宋太廟譆譆詘詘者是也

楚辭九思云思丁文兮聖明哲哀平差兮迷謬愚呂傅舉兮殷周興忌嚭專兮郢吳虛王逸注云丁當也文文王也

按離騷經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

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豈非丁文之證乎今云呂傅舉兮殷周興豈非武丁舉傅文王舉呂乎平楚平差夫差忌嚭皆吳楚佞臣詞意甚明以丁為當葢謬也

胡元瑞曰象戲之製載太平御覽用修似未覩也又周武所造象戲與今俗象戲迴不同亦無楊所謂孤虛衝破也

按御覽所載即王褒象經序也一曰天文二曰地理三陰陽四時令五算數六律呂七八卦八忠孝九君

臣十文武十一曰禮儀以制其則十二曰觀德以考其行元瑞於十二下無所述但曰御覽缺此二字則元瑞仍未覩也又庾信象戲賦曰應對坎而衝離或當申而取未亦未始無孤虛衝破也又按隋書郭茂倲周武帝為象經隋文從容謂茂曰人主之所為也感天地動鬼神而象經多亂法何以致人茂竊歎曰此言豈常人所及因念漢帝之彈棊唐宗之擊踘周武之象戲無益於治徒以階亂人主之所為可不慎

乎

顧炎武日知録曰三代以上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農夫之辭也三星在天婦人之語也月離于畢戍卒之作也龍尾伏晨兒童之謡也後世文人學士有問之而茫然不知者

按秦苻生時有奏太白犯東井者言東井秦分太白罰星必有暴兵起於京師生曰星入井者自為渴耳何足怪乎又北齊源師攝祠部謂高阿那肱曰龍見

當雩阿那肱驚曰何處龍見其色何如皆此類也

茅鹿門漢書王襃傳以襃作中和樂為句職先布詩為句

按何武傳使辨士王襃頌漢德作中和樂職先布詩三篇師古曰樂職謂百官萬姓之樂得其常道也茅以中和樂為樂篇之名與武傳云詩三篇舛矣

山堂肆考云無為州西北有墨池宋米芾為守時所穿初厭池中蛙鳴取瓦書字投之自是無蛙鳴

按吳僧賛寧感應類從志甑瓦之契投梟自止注云以故瓦書契字置墻上忽聞梟鳴取以投之即不敢更鳴亦此類也周禮哲蔟氏覆妖鳥之巢以方書日月星辰歳之號懸其巢上則去之是古者已有是術

尚書大傳別風淮雨

按隋書虞綽大鳥銘叙聖德遐宣息別風與淮雨休符潜感表重潤於夷波是別風為烈風之譌淮雨為淫雨之譌也

張揖博雅曰昌光握譽為祥氣

按天官書曰地維藏光見有德者昌疑即為昌光也

孝經援神契曰喜則含譽射荊州占曰含譽似彗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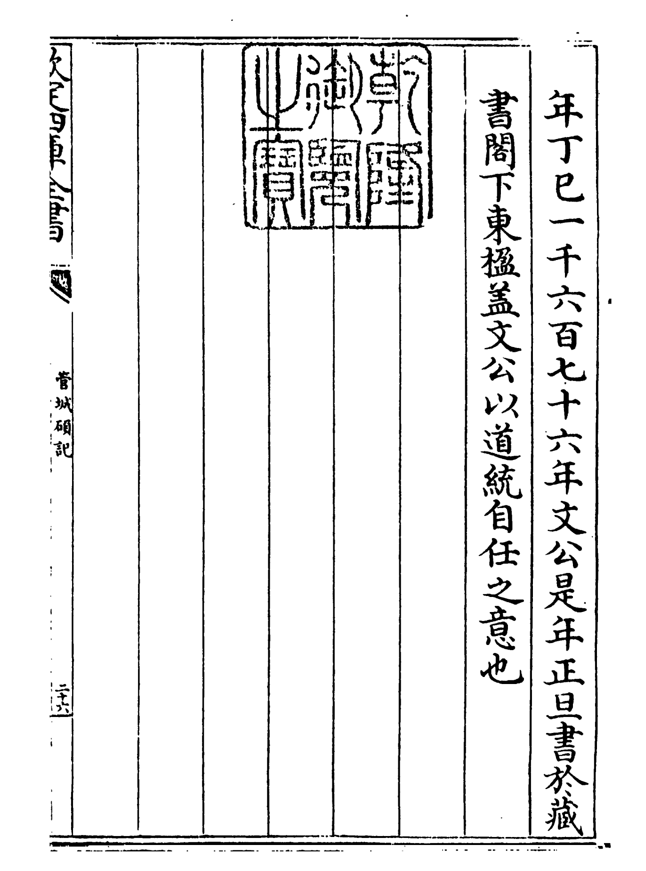
考曰大中祥符七年正月己酉含譽星見似彗有尾

而不長與周伯星同占疑即為握譽也

張揖博雅曰天地闢設人皇以來至魯哀公十有四年

積二百七十六萬歲

按自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於宋慶元三



年丁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文公是年正旦書於藏書閣下東楹盖文公以道統自任之意也

管城碩記卷三十